

《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庚集》科考古赋的考官批语*

韩格平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颁布诏书,恢复科举考试。其考试程式规定,汉人、南人“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①。随后,汉人、南人在乡试、会试的第二场考古赋成为定制,创作出一批科考古赋作品。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刘贞(字仁初)编集《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其庚集为精选的科考古赋佳作总集,选录延祐元年(1314)第一科至元统三年(1335)第八科中,江浙、江西、湖广三省乡试及中书堂会试之赋九十二篇(含赋序一篇)^②。元朝中书省规定,每年乡试“天下选合格者三百人赴会试”,其中,“南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湖广一十八人,江浙二十八人,江西二十二人,河南七人”^③,则江浙、江西、湖广三个行省是南人参加科考的主要省份,而《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庚集》亦可视为元代南人八科科考古赋作品选集。在庚集中,六十七篇赋首有考官批语一百二十八条(绝大多数为乡试赋,会试赋只有三篇赋各一条批语),九篇赋文之中有考官夹批五十一条。认真分析上述批语在肯定、赞誉赋文的同时所反映出的考官们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有助于我们正确评判考官在三省八科科考古赋创作中的积极作用,进而更好地认识元代中后期赋文创作以及赋学理论。

一、三省八科科考古赋考官简析

元朝中书省规定,“(乡试)每处差考试官、同考试官各一员,并于见任并在闲有德望文学常选官内选差。”^④就《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庚集》所见科考古

* 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元代赋全面整理与研究》研究成果。

①(明)宋濂等撰:《元史·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2019页。

②以上统计,据奎章阁藏至正辛巳夏五月建安虞氏务本斋谨题本《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庚集》,校以静嘉堂文库藏务本书堂刊至正辛巳夏六月建安余氏勤德堂谨题本《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庚集》、国家图书馆藏《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庚集》残卷。

③(明)宋濂等撰:《元史·选举志一》,第2021页。

④(明)宋濂等撰:《元史·选举志一》,第2020页。

赋作品考官批语情况看,考官多为二名,但亦有三名、四名者。考官名称,除考试官、同考试官之外,还有“初考”官、“覆考”官。明确标出的考官姓名,有龙仁夫、顾文琛、朱焕文、杨刚中(字志行)、王去疾、彭庭玉、胡长孺(字汲仲)、宋士元、张在、贡奎、王汝济、龚璘、程端学、曹鉴、干文传、俞希鲁、李存、彭士奇、曹愚、刘岳申、陈润祖、叶岷、方回孙、余贞、王相、徐清、张纯仁、项仲升、柳贯、吴巽、高若凤、刘性、俞焯、刘锡、李粲、李懋、吴存、汪泽民三十八人,还有未署其名的李将仕、夏州判、刘教授、龙提举、周推官、郑录事、揭应奉、彭县丞八人,以及仅署考官者若干人。上述确知姓名的三十八位考官之中,多有硕儒文彦,现据《元史》摘录部分资料如下。

同郡龙仁夫,字观复。刘岳申,字高仲。其文学皆与(刘)诜齐名,有集行世。而仁夫之文,尤奇逸流丽,所著《周易集传》多发前儒之所未发。岳申用荐者为辽阳儒学副提举,仁夫江浙儒学副提举,皆不就。^①

胡长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至长孺,其学益大振,《九经》、诸史,下逮百氏,名、墨、纵横,旁行敷落,律令章程,无不包罗而揆序之。……与高彭、李湜、梅应春等,号南中八士。……至元二十五年,诏下求贤,有司强起之,至京师,待诏集贤院。……改教授扬州。……为辞章有精魄,金春玉撞,壹发其和平之音。……乡闾取士,屡司文衡,贵实践华,文风为之一变。^②

(贡师泰)父奎,以文学名家,延祐、至治间,官京师,为集贤直学士。^③

(程)端学,字时叔,通《春秋》,登至治辛酉进士第,授仙居县丞,寻改国子助教。动有师法,学者以其刚严方正,咸严惮之。迁太常博士,命未下而卒。后以子徐贵,赠礼部尚书。所著有《春秋本义》三十卷,《三传辨疑》二十卷,《春秋或问》十卷。^④

曹鉴,字克明,宛平人。颖悟过人,举止异常儿,既冠,南游,具通《五经》大义。……鉴习典故,达古今,凡礼乐、度数、名物,罔不周知。……鉴为诗赋尚《骚》《雅》,作文法西汉,每篇成,学者争相传诵。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⑤

干文传,字寿道,平江人。……少嗜学,十岁能属文。未冠,已有声誉,用举者为吴及金坛两县学教谕、饶州慈湖书院山长。仁宗诏举进士,文传首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知昌国州事,累迁长洲、乌程两县尹,升婺源知州,又知吴江州。……至正三年,召赴阙,承诏预修《宋史》,书成,赏赉优

①(明)宋濂等撰:《元史·儒学列传二》,第4342页。

②(明)宋濂等撰:《元史·儒学列传二》,第4331-4334页。

③(明)宋濂等撰:《元史·贡师泰传》,第4294页。

④(明)宋濂等撰:《元史·儒学列传二》,第4343页。

⑤(明)宋濂等撰:《元史·曹鉴传》,第4282-4283页。

渥。……文传气貌充伟，识度凝远，喜接引后进，考试江浙、江西乡闾，所取士后多知名。为文务雅正，不事浮藻，其于政事为尤长云。^①

建康之上元有杨刚中，字志行。自幼厉志操，及为江东宪府照磨，风采凛凛，有足称者。其为文，奇奥简涩，动法古人，而不屑为世俗平凡语。元明善极叹异之。仕至翰林待制而卒。有《霜月集》行于世。^②

（柳）贯字道传，器局凝定，端严若神。尝受性理之学于兰溪金履祥，必见诸躬行。自幼至老，好学不倦。凡《六经》、百氏、兵刑、律历、算术、方技、异教外书，靡所不通。作文沉郁春容，涵肆演迤，人多传诵之。始用察举为江山儒学教谕，仕至翰林待制。与（黄）潛及临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齐名，人号为儒林四杰。所著书，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录广辑》三卷、《金石竹帛遗文》十卷。^③

汪泽民，字叔志，徽之婺源州人，宋端明殿学士藻之七世孙也。少警悟，家贫力学。既长，遂通诸经。延祐初，以《春秋》中乡贡，上礼部，下第，授宁国路儒学正。五年，遂登进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至正三年，朝廷修辽、金、宋史，召泽民赴阙，除国子司业，与修史。书成，迁集贤直学士，阶大中大夫。^④

此外，顾文琛字伯玉，“业成而科举罢，即大纵其学于六艺百氏之书。浩浩乎慕为古文章，而出交于当世之胜己者……归而益力学攻文章。乃今丛编巨帙间，楚客之赋词，汉儒之论议，唐贤之篇什，旬钞月纂，已使人脍炙不暇”^⑤；“晚年始得领教岳阳……后为麻城主簿”^⑥。王去疾“字吉甫，金坛人，宋乡贡进士，入元任镇江茅山书院山长，历台州、杭州路学教授”^⑦。张在“字文在，其学自《六经》、百家、太史之籍，先儒笺疏传注之书，兵家族谱，方言地志，与夫万里海外，蛮夷异域，荒怪之说，靡所不览……延祐初元，诏郡县宾兴多士，有司以君应诏，遂以《春秋》中其科。明年春，试礼部，下第……君得真定儒学正……至治癸亥，御史中丞曹公伯启监试浙省，以书币延君，遂偕宣城贡公奎、江宁杨公刚中、长沙欧阳公玄考试其文”^⑧。龚璠“字子敬，宋司农卿藻之子……与其弟理刻苦于学。戴帅初、仇仁近、胡汲仲皆与为忘年交，声誉籍甚。人称曰‘两

①（明）宋濂等撰：《元史·干文传》，第4253-4255页。

②（明）宋濂等撰：《元史·儒学列传二》，第4341页。

③（明）宋濂等撰：《元史·黄潛传》，第4189页。

④（明）宋濂等撰：《元史·汪泽民传》，第4251-4253页。

⑤戴表元：《顾伯玉诗文稿序》，李军、辛梦霞校点：《戴表元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⑥《元诗选》癸集已上，中华书局，2001年，第716页。

⑦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华书局，1982年，第162页。

⑧苏天爵：《濮州儒学教授张君墓志铭》，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40册，第419页。

龚’……宪使徐琰辟置幕中,举和靖、学道两书院山长……调宁国路儒学教授,迁上饶簿,改宜春丞,岁馀乞休,遂以江浙儒学副提举致仕卒”^①。俞希鲁“字用中,丹徒人,庸弟。举授处州独峰书院山长,移饶州常芎书院,除庆元路学教授,擢归安县丞,陞江山县尹”^②。李存“字明远……幼颖敏,庄重如成人。弱冠,遍求奇书及阴阳、名、法、神仙、浮图百家言,为古文章……科举制下,一试不偶,即为隐居计。来学者众,邑令礼为经师,访以民事。郡守堂试诸生,聘为主文”^③。彭士奇“初名庭琦,字士奇,自号冲所。既以士奇入仕,改字琦初”,“遂擢第,授南昌县丞。秩满,调建昌路经历……其于学,破猎万卷诗文,随意引笔,不为棘艰。余尝评其文,如春江晴澜,滔滔顺流,若可褻玩。疾风过之,奔怒千尺,或者徒见其敏,实未睹其变也”^④。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十八位考官之中,许多人是乡试、会试的中选者。除了《元史》上文提到的程端学、干文传、汪泽民、张在,还有陈润祖(延祐元年江浙乡试)、彭士奇(延祐四年、至治三年两次江西乡试、泰定元年会试)、张纯仁(延祐七年江浙乡试、至治元年会试)、方回孙(泰定三年江浙乡试、泰定四年会试)、刘性(泰定三年江西乡试、至顺元年会试)、余贞(泰定三年湖广乡试)、李懋(至顺元年会试)等人^⑤。

二、考官古赋批语的政治标准

科举考试的直接目的,是为朝廷选拔人才。元初太宗窝阔台始取中原,从中书令耶律楚材之请,用儒术选士,其后元朝历代帝王皆循之。元仁宗恢复科考,其所颁诏书明确指出:“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⑥,体现了仁宗用儒术选士的基本思想,亦成为考官古赋评判的政治标准。江浙三省八科乡试及中书省八科会试的赋题题目,为考生们展示其儒家经学修养预留了巨大空间,考官批语也把考察考生儒家经学修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延祐元年江浙乡试,考官在黄潛《太极赋》赋首有如下批语:

此赋最难作。若但赋“太极”二字,则《庄子》有此言。只可认《易·系》“太极”二字作题目。周子去圣逾远,今舍《易·系》之“太极”,而赋周子之图,是沿流而失源也。有谓有物混成而分割为天地阴阳者,此异端之

①《元诗选》二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61页。

②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725页。

③危素:《元故番易李先生墓志铭》,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8册第529页。未见李存任“编修”事,待讨。

④刘洗:《建昌经历彭进士琦初墓志铭》,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2册,第106页。

⑤以上内容,参考陈高华《两种〈三场文选〉中所见元代科举人物名录》。《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⑥(明)宋濂等撰:《元史·选举志一》,第2018页。

说。有直谓太极既判而后有天地人物者,此鄙俗之论也。曾不思伏羲画卦之时,天地阴阳五行流行赋予,其来远矣。夫子后来说《易》有太极,直指画前之妙要。后之学者知《易》有太极,是往古来今流行赋予,继善成性之原而已。此卷首言伏羲,后言夫子,末言周子无极立人极之旨,自根而枝,命意造语精切超诣,且绰有古赋之体。科举方行,若但取经义之有韵者,恐误后学。宜表而出之,以为矜式。

太极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范畴,指万物产生之前的混沌状态。古代思想家(包括宋代理学家)阐述其哲学思想,多有对太极本质的认识。《易·系辞上》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庄子·大宗师》亦有“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之语。科考古赋以“太极”为题,既要说明何为“太极”,又要在儒家学说框架内,用“赋”的手法说明其要义,确实“难作”。考官认为“此卷首言伏羲,后言夫子,末言周子无极立人极之旨,自根而枝,命意造语精切超诣,且绰有古赋之体”,而非其他“经义之有韵者”可比,“宜表而出之,以为矜式”,符合朝廷科考古赋的初衷。同时,作为恢复科举之后首届乡试的范文,本赋对于其后的科考古赋创作亦产生深远影响。

当然,赋作为文学体裁,不能直陈经义,应在委婉铺叙之中,寓深理于情文,以收感人心志之功效。泰定三年江浙乡试的赋题是《无逸图赋》,要求考生以唐宋璟手写《尚书·无逸》为图,以献玄宗出入观省事作赋。胡一中《无逸图赋》以“维大臣之忠荃,繁责难以事君”起笔,述宋璟“惧居尊之易肆”而献图之本意,述周公劝诫成王“无逸”之苦衷,最后有感于玄宗未以“无逸”为戒而误国,写道:“奏《霓裳》以入画,愧《豳》《雅》之歌诗。既当时之罔悔,俾后人之是悲。窃有感乎崔植之进谏兮,援先正而陈辞。”全赋张扬了《尚书·无逸》的基本思想,又不失汉赋“劝百讽一”的写作范式,受到考官赞誉。初考郑录事批曰:“一赋春容回薄,俯仰中度,广平^①之忠谏蔼然见于言外,必是作手。”覆考周推官批曰:“诸卷皆尽述《尚书》,如叶韵口义。此作独能囊括周公之书,为宋璟陈述献图之语,纤徐宛转,得赋之体。末意尤善。”

儒家经学重在治国。如何在赋文中体现儒家治国理念,是考生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至治三年湖广乡试的赋题是《登瀛州赋》。《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唐纪五》:“(武德四年)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谘议典籤苏勔、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又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

^①广平,指广平郡公、尚书右丞相宋璟。

州。”^①应考者大多在钦羨李世民敬待十八学士的同时,表达效命朝廷的心愿。王廷扬《登瀛州赋》却借翰林主人之口,对李世民之所为大加批驳:“天策开府,四海云趋。媲美登瀛,不亦厚诬?”“固一时之浮荣,非百世之宏模。遽瀛州以为喻,犹隔弱水而论方壶也。厥今道阐羲轩,治轶唐虞。环四海以为瀛,莫九州以为区。家崇孔孟,人法程朱。遁山泽者皆席珍之士,居鼎铉者率列仙之儒。彼且陋洪崖而不友,耻乔松之与徒,又何有唐之我污哉!”赋文基于儒家治国理念,理正辞壮,颇得考官好评。考官夏州判批曰:“以议论为文章,一扫荒唐不经之语,复有引君当道之忠,非碌碌者。”考官刘教授批曰:“尽扫满场尘俗之气,直以史评传赞写为讽咏之词,飘飘不群,异乎诸子之撰。”考官龙提举批曰:“贬题本非赋体。此篇学识超然,读者正当索之骊黄牝牡之外。至篇末,尤使人竦敬。他时腾蹕,幸甚无忘斯言。”

注重阐发儒家思想,往往会忽略赋文的艺术推敲,而写成“经义之有韵者”。延祐七年江浙乡试,赋题为《龙虎榜赋》,要求考生以唐贞元八年欧阳詹、韩愈等二十余人会试中选,同登“龙虎榜”事铺叙陈情,考官胡司丞汲仲在方君玉《龙虎榜赋》卷首批曰:“此题甚难,赋鲜佳者。或稍修辞而远遗其意,或微有意而不得于言。此卷兴趣开豁,音响铿锵,胜馀子远甚。”同样,元统三年江浙乡试,李翼《龙马图赋》因兼顾义理音节而受到考官青睐。初考刘县尉锡批曰:“此题详于龙马则昧于羲图,专于义理则失于音节,独此作二者兼该,并行而不相悖,读之使人一倡三叹。登之会闱,端无负此举也。”实际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庚集》所选诸赋,大多为义理、音节俱佳之作。

三、考官古赋批语的艺术标准

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臣在恢复科考的奏语中称“词赋乃摘章绘句之学”^②。科考古赋,重在考察考生的行文技艺。从《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庚集》的一百七十九条批语看,考官们主要关注的是古赋作品的艺术水平,进而就该赋的艺术专长予以评价与肯定。概括起来,考官们大致是从三个方面评判科考古赋的艺术水平的。

(一)从赋的整体艺术水准着眼,肯定具有娴熟的行文能力,具有赋所特有的艺术美感的作品。作为文学体裁,赋兼有诗的真情韵语与散文的深长叙说,因此,要求有较高的构思谋篇能力与琢文炼字能力,且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方能驾驭这一文体。所以,是否在整体上堪称佳作,成为考官们评判古赋试卷的重要尺度。在相当多的批语中,甚至成为唯一尺度。例如:

延祐元年江西乡试罗曾《石鼓赋》考官批曰:“笔势纵横,词源滂沛,能赋者也。”

^①《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65页。

^②(明)宋濂等撰:《元史·选举志一》,第2018页。

延祐四年江浙乡试祝蕃《明堂赋》初考顾教授文琛批曰：“造语不群，赋中之杰出者。”考官杨照磨志行批曰：“亦是赋手。”

延祐四年江西乡试廖成大《禹鼎赋》考官批曰：“镕意铸辞俱不碌碌，词林宗匠也。”

延祐四年湖广乡试何可明《云梦赋》考官批曰：“赋赡而雅，足以称第一之选。”

至治三年江浙乡试林同生《四灵赋》考官龚教授璠批曰：“赋极高。”

至治三年江西乡试曾翰《泰阶六符赋》考官李将仕批曰：“赋温润缜密，深得赋体，本房之冠。”

至治四年中书堂会试冯翼翁《阳遂赋》考官批曰：“亦众鸟中之孤凤也。”

泰定三年江西乡试吴浩《石渠阁赋》考官批曰：“深得赋体。”

天历二年江浙乡试冯勉《清庙瑟图赋》初考程修端学批曰：“辞意雅淡，非苟作者。”考官曹待制鉴批曰：“简雅。”

至顺三年江西乡试陈植《金马门赋》初考方县丞回孙批曰：“考究精详，点状亲切。末意深远，且得赋体，必是作手，可居前列。”

在以上批语中，考官们关注的是赋文整体的艺术水准，是“深得赋体”、“且得赋体”，而其作者则被誉为“能赋者”、“赋手”、“词林宗匠”、“非苟作者”、“作手”等等。另有一些批语在肯定赋文整体艺术水准的基础上，揭示该赋的新颖独到之处。例如：

延祐七年江西乡试冯翼翁《科斗文字赋》考官批曰：“意度清新，一洗尘腐，锋颖犀利，神彩烨然。大华峰尖忽见秋集，未足以喻奇俊也。赋场此为最优。”

至治三年江浙乡试林仲节《四灵赋》初考宋提举士元批曰：“通场赋卷，浅陋者类取给事料于韵书，言又人同，不有知其流入于鄙俗。此卷下语用字虽无《三都》《两京》之缜密，至于运意行文，颇有《赤壁》《秋声》之转折，可与言赋者也。”

泰定三年湖广乡试江存礼《大别山赋》考官彭县丞批曰：“是山屹立于江汉之间，而江汉合流于是山之下，此实景也。赋者皆能言之，而发越动荡，未有如此篇者。盖腰鼓百面，以破蟋蟀之鸣、苍蝇之声者也。”考官揭应奉批曰：“一赋雄拔奇崛，事无不备，意无不周，佳作也。”

（二）从赋的艺术品位着眼，肯定“祖骚而宗汉”，具有古赋风貌的作品。赋体源于骚，盛于汉，朝廷要求考生们按照古赋的范式应试，亦是要求考生们自觉模仿屈骚汉赋。正如祝尧所云：“古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则可也。”^①所以，是否符合“祖骚而宗汉”的古赋范式，亦是考官们评

^①祝尧：《古赋辨体》卷三《两汉体序》，《赋话广聚》第2册第14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判古赋试卷的重要尺度。其中,对于得古赋“气骨”者更是褒奖有加。例如:

延祐元年湖广乡试陈奎《天马赋》考官龙仁夫批曰:“场中好赋尽有之。此篇风神耸秀,才思瑰奇,虽未可遽班之扬马间,臺臺逼鲍谢矣。一荐何疑。”

延祐元年湖广乡试陈泰《天马赋》考官批曰:“气骨苍古,音节悠然,是熟于楚辞者。”

延祐四年江浙乡试邵宪祖《明堂赋》覆考彭县丞庭玉批曰:“典雅雄浑,可与《灵光》《景福》相颉颃矣。”

延祐四年江西乡试罗振文《禹鼎赋》考官批曰:“学遽而词骚,气逸而谊正,驰骋乎屈宋班扬间,赋中高手也。”

延祐四年湖广乡试冯福可《云梦赋》考官批曰:“此赋虽简,绰有楚声。”

天历二年江浙乡试应才《清庙瑟图赋》初考干县尹文传批曰:“赋有楚声。”

天历二年湖广乡试曹师孔《灵台赋》考官刘提举岳申批曰:“此赋音韵铿然,造语下字殊有楚声。发明文王不忍劳民之意,又非雕虫篆刻者比。”

元统三年江浙乡试鲁贞《龙马图赋》同考吴知事巽批曰:“古辞古调,当与扬子云辈相颉颃,徐子让一头地。”

(三)从赋的艺术技巧着眼,肯定具有铺陈有致、音节铿锵的艺术效果的作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又云:“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①“铺采摘文,体物写志”,是作赋的基本要求,也是考官们评判古赋试卷的又一重要尺度。例如:

延祐元年湖广乡试李朝瑞《天马赋》考官批曰:“赋之为言铺也。场中茅苕之翠虽多,碧海鲸鲵,故未满人意。此篇笔势波澜,布置有法,好语层出,岂冀比群所能淹者,宜在高选。”

延祐四年湖广乡试陈谊高《云梦赋》考官批曰:“赋善形容。”

至治三年江浙乡试林仲节《四灵赋》覆考张学正在批曰:“体物有间架,文法音韵谐美。”

至治三年江西乡试彭士奇《泰阶六符赋》考官李将仕批曰:“赋雍容典雅,善于铺叙,非苟作者。”

至治三年湖广乡试汤原《登瀛州赋》考官夏州判批曰:“模写甚工,臧否允当,其亦赋中之巨擘乎!”考官龙提举批曰:“有铺叙,有发越,必非苟作。”

^①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70页、第304页。

泰定三年江浙乡试方回孙《无逸图赋》初考周推官批曰：“赋铺叙委婉，得风人之意，亦称前场。”覆考郑录事批曰：“匠意深远，措辞丰润，中间数语写出广平心事，如亲见其对扬风致者，正不当以词人之赋律之。”

泰定三年江西乡试刘性《石渠阁赋》考官批曰：“铺叙颇详，非泛泛形容官室者。”

天历二年湖广乡试尹贯道《灵台赋》考试官批说：“此赋详赡，亦善铺张，异乎只缀缉毛诗者。”

至顺三年江西乡试王充耘《金马门赋》考官方县丞回孙批曰：“铺张模写，运掉斡旋，皆有法度。”

同考王县尹相批曰：“赋者，赋其事而铺张之，贵乎得体。此作富丽而俊逸，可以长鸣冀北矣。”

元统三年江浙乡试李翼《龙马图赋》同考刘县尹性批曰：“体物而浏亮，此卷得之。”

元统三年江西乡试李廉《王会图赋》考官李承务察批曰：“赋善，铺叙尤胜。”考官李将仕懋批曰：“体物浏亮，骋辞葩藻，终则寓意于规讽。”

在注重“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作赋准则的同时，考官们尤为看重对仗工整、音韵和谐之作，使得“音节铿锵”成为考官批语中使用频率较高语汇。例如：

至治三年湖广乡试蒲绍简《登瀛州赋》考官龙提举批曰：“铺叙有学，赋咏有才，铿锵温润，黄钟大吕之音也。”

泰定三年湖广乡试聂炳《大别山赋》考官揭应奉批曰：“炼意琢句，音节锵然。”

天历二年江浙乡试张师曾《清庙瑟图赋》初考俞县丞希鲁批曰：“文辞雅淡，音节铿锵，迥异诸作。”

天历二年湖广乡试曹师孔《灵台赋》考官刘提举岳申批曰：“此赋音韵铿锵，造语下字殊有楚声。发明文王不忍劳民之意，又非雕虫篆刻者比。”

天历二年湖广乡试刘畊孙《灵台赋》考官批曰：“音韵铿锵，甚有次第，非它卷之草草者。”

至顺三年江浙乡试江孚《龙虎台赋》初考陈县尹润祖批曰：“格度森严，音节条畅。”覆考叶录事峴批曰：“音节铿锵，亦能赋者。”考官刘提举岳申批曰：“有音节，有体制，可言赋矣。”

至顺三年江西乡试陈植《金马门赋》覆考余县丞贞批曰：“此赋善于铺叙，造语既精，运思良巧，奇而隽，丰而丽，铿乎金声，可空冀北之群矣。”

至顺三年江西乡试邹选《金马门赋》考官王县尹相批曰：“此赋运思精，炼语粹，铿乎其音，超乎其神。俊气逼人，可以立闾闾而生风矣。何恨无金，可铸子期乎？”

元统三年江浙乡试鲍恂《龙马图赋》考官张县尹纯仁批曰：“温其如玉之无瑕，锵乎如金之有韵。反覆咏叹，深得赋家之调度，必匠手也。”考官柳提举贯批曰：“命意造语，音韵铿锵，理数详整，读之令人击节。江南之赋，固当因是出色。”

元统三年江浙乡试赵森《龙马图赋》初考项县尹仲升批曰：“通场佳赋已四五见，晚得此篇，音奏铿锵，词彩丽艳，中有深远感慨之思，亦可喜也。”同考俞录事焯批曰：“思致幽远，音节浏亮，文藻烂发，开阖若神，掷地有金声者也。”

元统三年江西乡试龚璠《王会图赋》初考李县丞懋批曰：“赋善于铺张模写。”考官汪推官泽民批曰：“赋笔力优赡而音节铿锵，当是作手。”

总的看来，上述考官批语严格遵循朝廷科举考试儒术取士的基本精神，坚持以屈骚汉赋所奠定的赋体范式评判考生赋文优劣，为三省八科科考及会试七科科考选择出一批古赋佳作及文学人才。同时，上述考官批语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对于元代中后期赋文创作与赋学理论亦具有深远影响。

附言：本文撰写过程中，多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晓研究员帮助，深致谢忱。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本刊更正：

本刊2011年第4期《〈书林清话〉疑误举隅》一文作者任莉莉之工作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之误，特此更正。

《文献》编辑部